

官版

孫子十家註

三至六

二

漢書門類			
四	九	四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四	四	漢
九	冊	冊	書
一	六	八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48
冊數	4 (2)
函號	299 169



官版見本

淺草文庫

孫子十家註卷三

清

孫星衍同校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曹公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

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杜佑曰敵國來服為上以

兵擊破為次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

成安君此為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

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我

國亦全乃為上王皙曰若韓信舉燕是也何氏曰以方

謀攻篇

曹公曰欲攻敵必先謀

下

李筌曰合陳為戰圍

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周備可以謀攻故

曰謀攻也王皙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

銳於伐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

戰具已集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十家註卷三

畧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 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眾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卽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公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公曰一旅已下

原本作一校已上字之譌也今改正

至一百人也

杜佑曰

一旅下至百人也 李筌曰百人已上爲卒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 李筌曰百人已下爲伍 杜牧

曰五人爲伍 梅堯臣曰謀之太者全得之 王皙曰國軍

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

按此注北堂書

鈔引之蓋非王皙注也

何氏曰自軍之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

策畧取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 張預曰周

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

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 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爲上也詭詐爲謀摧破敵眾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

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

故曰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未戰而敵自屈服。孟氏曰重廟勝也。杜牧曰以

計勝敵。陳皞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

下燕城也。王皙曰兵貴伐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

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

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

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

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

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

風而靡則為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

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

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眾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

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通典理於作慮其勝敵作保勝

勝於作出於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

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

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

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

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

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

讀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為

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
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起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
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
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
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
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
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與駢曰：
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
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與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
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
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
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
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
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
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
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
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人。梅
堯臣曰：以智勝。王皙曰：以智謀。屈人最爲上。何氏曰：敵
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
其彼心之發也。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
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
言以奇策祕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公曰交將合也 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 杜佑曰
不令合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
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 杜牧曰非止將合
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
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
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
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 陳皞曰或云敵已興
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
梅堯臣曰以威勝 王皙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
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 何氏
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

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鄰既為我援敵不得
不孤弱也 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
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六也言欲舉兵伐敵先
結鄰國為掎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 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 賈林
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
先者非良將也 梅堯臣曰以戰勝 王皙曰戰者危事
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
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

下政攻城今本下政作其下詳注意則故書作下政也據通典御覽改正

曹公曰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爲下政也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政之下者原本政作攻字之誤據通典改正所害者多 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輿輓轅門百姓怡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爲下也 梅堯臣曰費財役爲最下 王皙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 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爲政之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輓輜藝文類聚引作粉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闐又三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輓輜者輓牀也輓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古飛字原

本作飛今據御覽改正從其初所用字也樓雲梯之屬距闐者踴土積原本作稍字之譌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 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杜佑曰輓輜上汾下溫

修櫓長櫓也輓輜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浮格衡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自修櫓以下原本無據通典補距闐者踴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

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也 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輓輜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填隍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闐者土木山

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 杜牧曰櫓卽今之所謂彭排輓輜

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

填塹木石所不能傷今所謂木驢是也距闐者積土爲之卽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闐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漢書志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撞車剗鈎車飛梯蝦蟇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 陳皞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卽當用此櫓字 按櫓音訓同盾也又城上有櫓樓所以守亦扞禦之義也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今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闐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須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 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則治攻具須經時

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輶輶者輶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爲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輶牀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歟 張預曰修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又晉師圍偃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楯明矣輶輶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墜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

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

通典其忿作心之忿，殺士作則殺士卒。又攻字下有城字，御覽其忿作心怒。

曹公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

殺傷士卒也。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

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取不拔。

還為已害。故韓非曰：一戰不勝，則禍暨矣。原本禍訛作過據通典改李

筌曰：將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

為木石斫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杜

牧曰：此言為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大武帝率十萬眾寇

宋臧質于盱眙，大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浚，便與之。太武大

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昇，莫有退者。尸

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祖聞彭城斷

其歸路，見疾病甚眾，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

校之，尚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

拔。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

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

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為敵人所殺三分之

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

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杜佑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鬪。按此係杜

佑語見通典原本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

作何氏非今改正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

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皙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可不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鄼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梅堯臣曰：攻則

傷財 王皙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果是也 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撓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公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 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潁伐陳之策潁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

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 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 梅堯臣曰久則生變 王皙同梅堯臣註 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 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滅敵國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公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 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 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

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通典十作什非

曹公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

弱客強不用十也

按杜佑作通典每全引曹注義有未了即

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

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

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壘固守依附險阻彼

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

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杜牧

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

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關漏故用兵有十

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

曹公兵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

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

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

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何

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

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十對一可以圍之無令越逸

也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為將

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

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

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

通典五作伍非

曹公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

原本二術作一術者譌據杜牧張預

注改

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

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李筌曰五則

攻之攻守勢殊也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

已三分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已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

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

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城

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暉曰兵旣五倍

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爲三道以攻敵此

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梅堯臣同杜

佑註王皙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

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何氏曰愚智勇怯等

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張

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

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

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公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杜佑曰已二敵

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彼一我二不足爲變故疑兵分離

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李筌曰夫兵者

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

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

以二敵一則當取已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

敵一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

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其於他哉 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卽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 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 王皙曰謂分者分爲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 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 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爲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爲奇聚則爲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公曰已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 李筌曰

主客力敵惟善者戰 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已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 陳皞曰料已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爲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 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 王皙曰謂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 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 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公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杜佑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其形 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擊之齊將田單守卽墨燒牛尾卽殺騎劫則其義也 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 陳皞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 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 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而勿戰 王皙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

蓋將優卒強耳 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 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元以八千卒敗苻堅一不若則能避之乎 萬豈須逃之乎

曹公曰引兵避之也 杜佑曰引兵避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 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接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 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 王皙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 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公曰小不能當大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爲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旣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 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爲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歿匈奴也 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 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 王皙註同梅堯臣 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爲翁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

建爲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 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爲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寡固不可以敵衆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公曰將周密謀不泄也 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強 杜牧曰才周也 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 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公曰形見於外也 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弱

杜牧曰才不周也 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

王皙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 何氏曰言

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

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眾外

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 張預曰將

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

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孟氏曰已下語是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 張預曰下

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

曹公曰糜御也 杜佑曰糜御也糜為反按通典糜為反君不

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

不可以從中御故太公曰已下據通典補李筌曰糜絆也不知進退者

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驟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

其進秦將苻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其退 杜牧曰猶駕

御糜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為軍之患害也夫

受鉞凶門推轂闢外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為屯田漢

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

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

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 梅堯臣曰君

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 王皙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 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通典作軍中之事而同通典作而欲同下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 杜佑

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據通典補夫治國

尚禮義通典作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

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

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 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

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二軍帥不知其

政也 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

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

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

發憤也 陳皞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晉滅

季不從軍帥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爲楚之所敗也 梅堯

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

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 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

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 張預曰仁義

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

然也虢公不修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爲秦所

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

二毛而劬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通典作軍覆疑矣按杜佑注直以覆之

曹公曰不得其人意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皞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

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其衆疑貳也王哲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穀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三軍旣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公曰引奪也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

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眾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皙曰。引諸侯勝已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豐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張預曰。下五事也。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算三門。偶奇五將。無關格。迫憎主客之計者。必勝也。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王皙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何氏曰。審已與敵。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眾寡之用者勝。通典御覽識作知

杜佑曰。言兵之形有眾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眾是也。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眾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皙曰。謂我對敵兵之眾寡。圍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

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公曰君臣同欲 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故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李筌曰觀士卒心

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 陳皞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

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

梅堯臣曰心齊一也 王皙曰上下一心若先穀剛復以

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 何氏曰書

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

而周興 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

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

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

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故春秋傳曰以下 李筌

杜牧曰有備預也 陳皞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

勝也 梅堯臣曰慎備非常 王皙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

虞也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

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

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

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

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

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爲食我行三十

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

士季曰有備不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公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杜佑曰司馬法

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據通典御覽補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

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李筌曰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其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

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

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

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

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

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

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

器也將者死官也。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王皙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效，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斧持其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

狡兔者，又何異焉？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公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原本有者字，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作知己，知彼

誤者

孟氏曰：審知彼已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梅堯臣曰：彼已五者盡知之，故無敗。王皙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

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苻堅以百萬之眾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有八州之眾。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諫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

遂有淝水之敗也。陳皞曰。杜說恃強之兵。無名而有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王皙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北堂書鈔作必敗。非。通典御覽俱作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御覽作必危也。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王皙曰。全昧於計也。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十家註卷三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孫子十家註卷四

清 孫星衍 同校

形篇 曹公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李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疎密則勝疎則敗也王皙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
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 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公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 杜佑曰先谷之廟堂慮

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我故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 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尚撞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左川澤右丘陵原本作在山川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善戰者倚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無此數者以為可勝也 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 王皙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 張預曰守之故在己攻之故在彼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為 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必可勝原本作之可勝按注則故書正作必也從通

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是其証

杜佑曰若敵曉練兵事原本作在己故練兵士按杜佑注本

釋必可勝句後人臆改之以牽合上策與道合深為備者亦不可強勝之 杜牧曰

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 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為己備不能強令不已備

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為在敵故無必 王皙曰在敵不在我也 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公曰見成形也 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 陳皞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為

曹公曰敵有備故也 杜佑曰敵有備也己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為我可勝之資 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為勝敗 梅堯臣曰敵有關則可知敵無關則不可為 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之勝在敵敵無形也 張預曰已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

曹公曰藏形也 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眾我寡則

自守也 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已則藏形為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 梅堯臣曰且有待也 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 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

御覽一引作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非

曹公曰敵攻已乃可勝 杜佑曰敵攻已乃可勝也已見其

形彼寡我眾

原本作彼眾我寡互誤按杜佑作通典引用曹注下附已意此云敵攻已乃可勝者引曹注也

已下云云杜佑語也後人以其義不相比又下文有攻則可則有餘之言故臆改為彼眾我寡誤也據御覽改正 則可

攻 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尚撞

棚雲梯土山地道

原本無城則尚三字據上文注補

陳左川澤右邱陵背孤

向虛從疑擊間識辨五令以節眾掎角

原本無掎角二字

勢連首尾

相應者為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為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

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 梅堯臣曰見其闕也 王皙
曰守者似於勝不足攻者似於勝有餘 張預曰知彼有可
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公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李筌
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 梅堯臣曰守則
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 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
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
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鬥也後人謂不足爲弱
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
勝也

曹公曰因山川邱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便者
動於九天之上 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
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
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
之上也 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
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爲九天後二
所臨宮爲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
於遁以九地爲山川九天爲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
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橫
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則其義也 杜牧曰守者韜聲
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
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 陳皞

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
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
九天之上寅功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
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 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
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 王皙曰守者爲未見
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
爲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爲之
備也九者極言之耳 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
曰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秘密邃遠之甚也後漢
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
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
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

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
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
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
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
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
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
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
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
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
秘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當見未萌 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

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憊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元，非衆人之所見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皙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戰勝而天下曰善。御覽作白軍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交爭勝也。

原本作爭鋒也。據御覽改正。

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

非良將也。

據御覽補。

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

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心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皞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白善。王皙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真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曹公曰：易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王皙曰：衆人之所知，不爲智力戰而勝人，不爲善。

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爲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爲明。師曠聽鼓行。螳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勁。細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

原本作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此後人所改。今

據御覽訂正

曹公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艱。見於微則勝於易。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

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被于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公曰。敵兵形未成。

原本作未形。從御覽改。

勝之無赫赫之功也。李

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舉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鬥功。是也。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此筌以貳字爲貳也。陳皞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張預曰。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百戰百勝而無一差貳矣。不貳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公曰。察敵有可敗。不差貳也。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貳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杜牧曰。措措置也。貳。差貳也。我能置勝。不貳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制必勝之功。不差貳也。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何氏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勝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岨而勝。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勝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皞註同。李筌。杜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王皙曰。常爲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爲勝所。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斃。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公曰有謀與無慮也 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
黥布之必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
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
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
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
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
以教士練卒擊敵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
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
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
對敵方始趨起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
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陷狼虎
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 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

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 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
則勝矣未見可勝勝可得乎 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
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 張預曰計謀
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
勝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
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
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
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公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
之敗亂也 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
不伐樹木污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

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爲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王皙曰：法者下之五事也。張預曰：修治爲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王皙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王皙曰：斛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皙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旣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王皙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公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
地生度

曹公曰因地形勢而度之 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 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 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 王皙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計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 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眾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 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 王皙曰謂量有大小言

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 何氏曰量酌彼已之形勢

量生數

曹公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 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須備知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 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 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 梅堯臣曰因量以得眾寡之數 王皙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 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爲機數 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

數生稱

曹公曰稱量敵孰愈也 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 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 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 王皙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度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 何氏同杜牧註稱生勝

曹公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 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 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 陳皞杜佑同杜牧上五事註 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 王皙曰重勝輕也 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 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

數相稱則疏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公曰輕不能舉重也 李筌曰二十兩爲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 梅堯臣曰力難制也 王皙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 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公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御覽注仞七尺也其勢疾也原本云其高

從御覽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

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杜牧曰夫積水在

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渾奔

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

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王皙曰千仞之

谿至峭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

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

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

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

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

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十家註卷四終

孫子十家註卷五

清孫星衍同校

執篇曹公曰用兵任勢也 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

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 王哲曰勢者積勢之變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公曰部曲為分什伍為數 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

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 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

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 杜牧曰分者分別也

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

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

是也 陳皞曰若聚兵既眾即須多為部伍部伍之內各有

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

畧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 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 王皙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類 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門衆如門寡形名是也

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門衆如門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

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 陳皞曰夫軍士旣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 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 王皙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皙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 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旣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公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 杜牧曰解在下文 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 梅堯臣曰動爲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 王皙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

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鑿鉏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礮

按礮當爲礮从段唐以後多遐音者以字之譌而作音也至王皙又以治鐵之鍛當之更

孫子十家言卷五
三
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公曰以至實擊至虛 孟氏曰礮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礮石投卵也 李筌曰礮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 梅堯臣曰礮石也音遐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 王皙曰鍛冶鐵也 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眾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公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 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 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 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 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爲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眾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眾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遊獵耳

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犄角置陳。選善射者為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為奇兵。皆黑衣元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麟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眾。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斃。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間道先入。沼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

北堂書鈔作善出兵。按作兵者義長也。後人以其如天地如江河之言。臆改為奇耳。宋時諸本則皆

作奇。故鄭友賢云。不言正。闕文也。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

李筌曰。通流不絕

張預曰。

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

四時。虧盈寒暑不停。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

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北堂書鈔觀作視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公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 李筌

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飪也 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

喻八陳奇正也 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

相生之無窮

戰執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 梅堯臣曰奇正

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 王皙曰奇正者用兵

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 何

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原本作孟氏按合注之例孟氏在前今置於此當是

何氏注傳寫誤耳改從何氏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

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團圓不可窮倪也 梅堯臣曰

變動周於不極 王皙曰敵不能窮我也 何氏曰奇正生

而轉相為變如循歷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 張預曰奇亦

為正正亦為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執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 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鷲鳥之疾御覽作鷲鳥之擊按當作擊詳注意惟李筌本至於疾呂氏春秋云若鷲鳥之擊也搏攫則殪毀折者節也

曹公曰發起擊敵 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鷂之攫搏也通

典作鷲搏原本作撮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

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 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 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

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鷲雖微節勁則折物 王

皙曰鷲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 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鷲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 張預曰鷹鷂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

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曰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執險原本執并作勢按鷲冠子云執急節短不

曹公李筌曰險猶疾也 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彊弩 王皙曰險者所以致其疾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節短

曹公李筌曰短近也 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

危取勝以遠擊近也。杜牧曰：言以近節也。如鷲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王皙曰：鷲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執如曠弩，節如發機。

曹公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杜佑曰：在度內不遠，發則中。曠，張也。言形勢之曠，如弩之張，奔擊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微也。原本無今據通典補李筌曰：弩不

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杜牧曰：曠，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反為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陳皞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梅堯臣曰：曠音霍，曠，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逡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王皙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張預曰：如弩之張

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車騎原本作卒騎者誤從通典

改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

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

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

素定度幟原本譌作幟從通典改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

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

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

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已者也渾胡

本反沌陟損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紛紛而鬥示如可亂旌旗

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

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杜牧曰此言陳法也

風后握奇文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音機或總稱之

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

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

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

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

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

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爲陳也周禮蒐苗獮

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

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

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聖人獨

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眾萬計。遏隆。隆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及。人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繫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虞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昇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爲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步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制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

四獸爲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徹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先後左右之陳也。急善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卽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部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故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閒容陳。足曳白刃。隊閒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

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迸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盤屋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王皙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皙謂紛紜鬥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皙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

也何氏曰此言鬥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爲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昔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鬥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敗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公曰皆毀形匿情也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爲郡縣而秦自稱

始皇都關中。以爲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爲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爲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晉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爲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杜牧曰。言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爲僞亂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爲僞怯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爲僞弱也。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梅堯臣曰。治則能僞爲亂。勇則能僞爲怯。彊則能僞爲弱。王皙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爲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

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已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已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已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治亂數也

曹公曰。以部曲分名數爲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與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爲治。然後能爲僞亂也。夫爲僞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爲亂。存之乎分數。王皙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

勇怯執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爲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爲實怯也。陳皞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卽以我爲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皞曰。以勇爲怯。示之以不取。王皙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僞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疆弱形也

曹公曰。形勢所宜。杜牧曰。以疆爲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陳皞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用爲後圖。此類也。梅堯臣曰。以疆爲弱。形之以羸懦。王皙曰。疆弱者形之變。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張預曰。實疆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也。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公曰。見羸形也。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疆。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輿曳柴。

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彊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滅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虜。原本作齊，魯今改正。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入吾境，土亡者大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臏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

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觀塵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強，示之以強，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王皙曰：誘敵使必從。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隨，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予之敵必取之。

曹公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

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在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王皙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公曰以利動敵也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爲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旣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

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敵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王皙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旣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分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秃髮儁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儁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儁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欵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

數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衆。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爲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執，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執。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曹公曰：求之

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南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戰。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

孫子十家言卷五
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眾者必懷貪情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情之師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 陳皞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爲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卽須擇而任之 賈林曰讀爲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 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 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 王皙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 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

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執者通典無任字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公曰任自然勢也 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 李筌曰任勢御眾當如此也 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眾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眾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鬥亦自然之道故善戰人之執通典無善字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執也

杜佑曰言形勢之相因

原本無據
通典補

李筌曰崩通以爲坂上

走丸言其易也

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

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

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

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

下建業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爲本故

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

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

人推之千人莫制也

王皙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

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

張預曰石轉

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

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

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

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

勢故用兵任勢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十家註卷五終

孫子十家註卷六

清 孫星衍同校

虛實篇 曹公曰能虛實彼已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以

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 王皙曰

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 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

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

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

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公李筌並曰力有餘也 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

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 杜佑同賈林註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

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已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為主。彼為
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
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眾。逼齊。齊將
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而下。去城
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
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
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
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
倦。而我不勞。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
屈。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闕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
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

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
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
解闕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柁
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
分遣巡取柁邑。漢將馮異即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
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方
盛。臨境。狃伏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
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
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
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
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
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

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旣濟之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疆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

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攻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王皙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令敵自來。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公曰。誘之以利也。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眾來。

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
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
佚敵勞。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
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杜佑曰。出其所必趨。

原本作至其所必走。字之誤也。按杜注。每先引曹注。下附已
意。故上之所釋。下或不同也。今據曹注及下文改正。攻其

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猫當
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得過。李筌曰。害其所急。
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
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搯。批亢擣虛。形
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

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
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杜牧曰。曹公攻
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
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陳
皞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謂也。梅堯臣曰。敵不得
來。當制之以害。王皙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張預
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走大梁。
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公曰。以事煩之。御覽作以利。煩之者非。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

於奔命。杜牧曰。高潁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地。收
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音掩

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
陳人始病 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 王皙曰巧致之
也 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
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
入郢 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
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既
不往彼必自來卽是變佚爲勞也

飽能飢之

原本作饑之者後人臆改也今據通典御覽正之

曹公曰絕糧道以饑之 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
糧道 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

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荅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
之則是隋高潁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屋有蓄積皆
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
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
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
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
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北廩
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
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
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
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畧張童仁等率所部
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 陳暉曰饑敵之術在

臨事應機 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 王皙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耳。曹公曰。絕其糧道。哲謂火積亦是也。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爲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泚水。阻兩山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祏遣其僞將

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鬥。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蓄積。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安能動之。

曹公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必愛。使不得不救。

也。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陳皞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孟氏註同曹公。梅堯臣曰：趨其所顧，使不得止。王皙同李筌註。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與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必趨

原本作不趨，按上文諸家注，則作不趨者誤也。從御覽改趨其所不意。

曹公曰：使敵不得不相往而救之也。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公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迴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攻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陳皞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爲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

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
勞苦如行無人之地 梅堯臣曰出所不意 何氏曰曹公
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入輜重多難以
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
大破之斬蹋頓及明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
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
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
也 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
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 杜牧曰罄晝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

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潼去臨潼四
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潼
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
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
潼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
欲攻日夜爲備臨潼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
拔臨潼卽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後漢末朱雋
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雋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
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
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陳暉曰國家征上黨王宰
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稹
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 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

王皙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潼朱雋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去追破之。陳皞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王皙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

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公曰情不泄也。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王皙曰善攻者待敵有可乘之隙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彊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

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精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通

作微乎微微。至於無形。神乎神。神至於無聲。御覽作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為敵。司命又通典本。作故能為變化。司命。

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者。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如天之司命也。李筌曰。言二遁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妙。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王皙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為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為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為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為實。而所不守者為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為不急。而所不攻者為要。吾將視敵之虛。而鬥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間入。星耀鬼行。入於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

敵視之為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為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為實。而所不守者為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為不急。而所不攻者為要。吾將視敵之虛。而鬥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間入。星耀鬼行。入於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

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安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觀，無聲之可聞，故敵人生死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御覽速作

遠按此與李筌本同

曹公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杜佑曰：衝突其空虛也。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者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是者以不可追。後趙、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於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

筌以速字爲遠者也。杜牧曰：旣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暉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爲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旣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公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皙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哲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也。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眾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

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兗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故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噪而

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荆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
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
力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
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強而
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
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之地使相救
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
文懿忽棄賊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
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公曰軍不欲煩也

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易也蓋

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
境則用天一遁甲真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公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之我未修壘自我未修敵

御覽

人下不以形勢之長就能加之於我者不敢攻我也壘以下據

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鞍疑也 杜牧曰言敵來攻我

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
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
別屯將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鬥且却公軍追至圍雲
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
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候白司

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勅軍中悉卧旗息鼓不得輒出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驂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為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傾眾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陳皞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於達市懸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漸敵人不敵來攻於我也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王皙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張預曰我為主彼為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眾則利在不戰雖不為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

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懸門不發效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卧鼓開門却洒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原本作忿今從通典改正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梅堯臣曰他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形人者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眾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

原本作以敵攻其一也誤今據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為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為十共擊一也梅堯臣曰離一為十我

常以十分擊一分

則我眾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為一故眾敵分為十故寡 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為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為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眾敵不得不寡能以眾擊寡者通典御覽擊作敵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塹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空虛或以彊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

故能必勝也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 王皙

曰多為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形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眾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夫勢聚則彊兵散則弱以眾彊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為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公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王

皙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敵疑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眾所在輒爲備遂致眾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眾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公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以備我也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杜佑曰敵散分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眾故也李筌曰陳兵之

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眾離而備我也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可測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徹衛處處防備形藏者眾分多者寡故眾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王皙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何氏同諸註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爲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爲兵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眾者爲勢專而使人備己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先已至可不往以勞之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

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土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眾。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

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從果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滅之。陳皞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敘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爲約。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剋期而與戰。王皙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是也。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人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

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要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况數十里之間也。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况遠乎。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相援。又况首尾相去之遠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公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知勝敗乎。陳皞曰。孫子爲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爲我分之而寡也。王皙曰。此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故曰。勝可爲也。御覽作勝可知而不可爲也。按此因形篇語致誤。孟氏曰。若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杜牧曰。爲勝在我。故言可爲之。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何氏同。

孟氏註 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鬥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得併力也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鬥勝也 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鬥 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鬥 王皙曰多益不救奚所持而鬥 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 杜佑曰策度敵

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 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 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 王皙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 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

通典御覽并作候之按此與李筌本同又鄭友賢遺說亦作候之

而知動靜之理

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尺沒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候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豺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爲候字者也 杜牧曰作激作

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銳而擊交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眾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陳皞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賈林曰善規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皙曰候其理當動以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幘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陳皞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賈林曰見所理兵勢則可知其死所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通典作不足有餘

曹公曰角量也 杜佑曰角量也角量彼我軍馬之數則長

短可知也

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虛

實可知也

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

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

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

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

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

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

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

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殺賊糧

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梅

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 王皙曰角謂相

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

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 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

也角量敵形知彼彊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

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彊苟非角量安得知之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閒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

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

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泄於外雖有智

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 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不露是

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僞智者以謀料可得乎

王皙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孰能窺而謀之哉 何氏

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張
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有
形可觀無迹可求則間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

因形而錯勝於眾

御覽錯勝非

眾不能知

曹公曰因敵形而立勝

御覽敵形作地形按下文云兵因敵而制勝作地者非

李筌

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
眾人之所知也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
眾人之所能得知也梅堯臣曰眾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
之形何氏曰因敵制勝眾不能知張預曰因敵變動之
形以制勝非眾人之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公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

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

勝之法幽密人莫知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

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
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
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
也陳皞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

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王皙曰若韓信

背水拔幟是也人但知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
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張預曰立勝之迹
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公曰不重複動而應之也

杜佑曰死官也

按此句疑有脫誤

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 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 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 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 王皙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 何氏曰已勝之後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 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行原本行作形誤今從劉避高而趨下晝子及通典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

通典御覽上有故字

而制流

通典兩引皆作制形御覽一作制形一作制行鄭友賢作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 梅堯臣曰順高下也 張預曰方圓斜

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何以制之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使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 杜牧曰因敵之虛也 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 梅堯臣曰隨虛實也 王皙曰謂隄防疏導之也 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 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爲勢 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 梅堯臣曰因地爲形 張預

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通典因

曹公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李

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 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

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

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也 梅

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 王皙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

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

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

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 何氏

曰行權應變在智畧智畧不可測則神妙者也 張預曰兵

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 王皙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 王皙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公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杜佑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日月盛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五行者

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

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爲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王皙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十家註卷六終

